

新华社武汉11月28日电(记者 喻珮 田中全)首届中国(武汉)文化旅游博览会11月28日圆满落下帷幕。为期3天的博览会聚焦文化旅游产业新业态,展览共吸引了1062家文旅企业参展,近10万人次预约参观,成为冬日江城的最热话题。

这是一场热闹非凡的文旅盛宴。在武汉国际博览中心,总面积约6万平方米的展馆设置了“美丽中国行”“极目楚天舒”“武汉英雄城”等8大展区,展位247个、参展单位1062家。30个省市和港澳台地区,以及济南、广州等4个城市应邀参展。俄罗斯、法国、韩国等15个国家旅游主管部门及国际旅行社机构参加。

本届博览会吸引了故宫博物院等16家全国知名博物院、博物馆,苏绣、宜兴紫砂、漆器等10个全国知名非遗项目,以及中青旅、携程、美团等头部文旅企业参加,集中展示了新时代我国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的新成就、新业态、新活力。

这是一次思想碰撞的文旅盛会。在东湖之滨同步举办了“2021中国文化和旅游高峰论坛”及多场分论坛,与会专家、学者围绕我国文化旅游发展新格局,共话数字化时代新业态,为文旅深度融合发展建言献策。业内专家表示,随着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文旅产业成为经济发展与时代进步的“必答题”,将在更广领域、更深层次,以更高水准实现融合发展,普惠于民。

据了解,本届博览会还举办了湖北文化和旅游重点项目招商签约大会、湘鄂赣三省旅游消费大联动、全球旅行商大会、首届“湖北礼品”评选展示等一系列活动,共签约50个文旅项目,总金额达1655.86亿元。

中国(武汉)文化旅游博览会由中宣部、文化和旅游部、湖北省政府共同主办。这一活动将长期落户武汉,今后每两年举办一届。

湖南出土 罕见器形商代铜觥

新华社长沙11月27日电(记者 张格 张玉洁)记者近日从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获悉,湖南省汨罗市屈子祠镇出土了铜觥和铜壶两件商代青铜器。其中,铜觥器形罕见。

目前,考古工作者已对铜器出土地点进行勘察和勘探,暂未发现商周时期的文化层或其他遗存现象。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馆员盛伟介绍,湖南地区曾出土过数量较多的商周青铜器,其中有很大一批发现于江边或江旁的山坡和山顶上,且多以单件或成套的形式出自坑中。由于这类坑的附近往往未发现其他遗存,人们约定俗成称其为“祭祀坑”。

盛伟说,两件铜器的出土背景或与“祭祀坑”类似。

出土时,铜觥侧置平放,铜壶倒置于铜觥内。铜觥重13.45千克,器身呈扁圆形。考古专家称,该铜觥器形独特,如突出眼睛的变形兽面纹、“C”形扉棱、羊角腾空设计的平嘴首等,与以尊、罍为代表的殷墟时期南方特征青铜器相一致。

出土的铜壶重2.25千克,腹壁相对较直,下腹较高,外鼓不明显,口沿下方饰弦纹和宽口咬牙的兽面纹,与中原地区常见铜壶有异。两件器物表现出长江流域地方青铜器的特征,年代大致属商代晚期。

考古专家认为,这两件铜器出土地点和组合关系都比较明确。两件铜器的发现,进一步丰富了对长江流域青铜文化面貌的认识,对于研究多元一体的中国古代青铜文明提供了重要佐证。

视觉艺术家叶锦添设计东京奥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领奖服 创新设计 东方韵味

今年夏天,东京奥运会赛场上,当杨倩为中国体育代表团摘得本届奥运会首枚金牌,网友的赞美迅速刷屏,其中,还包括不少海外网友。除了夺金的喜悦与自豪,她身着的中国体育代表团领奖服也收获关注:“真的超好看!”“想知道这款衣服卖不卖?”“我们的领奖服设计得越来越好了。”

这套被网友赞不绝口的领奖服,出自第七十三届奥斯卡“最佳艺术指导”得主、视觉艺术家叶锦添之手。“我想让运动员穿上后非常舒服又非常自信,也想通过服装让我们的文化赋予世界一种新的视野。”叶锦添说。

设计要展现 中国人的气度和神韵

设计运动服,叶锦添还是头一次。从业30余年,他为许多电影、舞台剧做过造型设计、服装设计、舞美设计,但这次有些不一样。要设计给身体特征各不相同的人,要让每个运动员穿上都合适、好看,还要考虑运动服运用的新科技和新材料,叶锦添坦言难度不小。

3年多前,叶锦添接受邀请,开始为中国体育代表团设计领奖

服,“如何在世界舞台上更好展示中国之美”成为他思考的核心和设计的出发点。在他看来,中国文化讲究精神与身体合一,所以设计也要展现精神层面的内涵。“领奖服不仅是一件衣服,更要传递中国人独特的精气神。希望这套服装能展现我们的气度和神韵。”叶锦添说。

明确设计理念只是第一步,选择面料也得精益求精。领奖服不仅要美观,还要充分满足防水、速干、透气等需求。叶锦添用了大量时间寻找合适的布料,做了很多试验。在易出汗的部位采用有开孔的透气面料,在关节部位拼接多种面料……综合唐装、清代服装、中山装等多种元素,叶锦添设计的领奖服以“中”字为灵感,采用中式唐装圆立领,领部线条一直延伸至丹田,象征“气沉丹田”;采用红白两种颜色,色彩简洁明快而富有冲击力;整体造型强调肩部和脖子的轮廓,上宽下窄,上半身呈倒三角形,将人的身形向上提升并增强力量感。

“苗条的运动员穿上显活力,健壮的运动员穿上显力量。”面对网友的夸奖,叶锦添说,其实这套服装设计出来后自己一直很紧张,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运动员

登上领奖台,才渐渐放下心来,“我觉得还不错,达到了我想要的效果。”

创新离不开 文化底蕴的积淀

年少时,叶锦添曾到欧洲游历,当地人对自己文化的自信与自豪感让他深受震撼。

当时的香港,西方文化是主流,“但我们接触到的信息也是转手很多次的,人们其实既不了解西方文化,也不了解自己的文化。”这让他开始思考,为什么我们不能讲述属于自己的东西?

常常与国际一流艺术家合作,叶锦添愈发感受到文化底蕴的重要性,他深潜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逐渐成为我的一个创作基础。”叶锦添说。从让他声名鹊起的电影《卧虎藏龙》,到电视剧《大明宫词》《橘子红了》,再到《赤壁》《夜宴》……多年来,叶锦添的设计自成一格,既饱含浓郁的东方特色,又融合多种元素,将色彩与造型运用得新颖别致。

在他看来,经典和创新、传统和现代并不矛盾。“传统是承前启后的,就像花蕊,创新是外围长出

的花瓣,所以离开传统的创新会虚无缥缈。”对于创新,叶锦添说:“不要去做容易的事情,要不断追求更高、更好,即便已经有了成功的先例,也要挑战自我、敢于冒险,这样才能真正做出新意。”

从业多年,叶锦添要求自己一定要把“传统”的地基打打牢,再做创新,“让创新永远有可以瞭望的灯塔”。他认为,创新是让今天的人走近传统的一种方式,“对大多数人而言,传统是很难进入的,因为它产生的时间距离现在很远,所以需要不断创新,让人们先产生兴趣,再去接触、了解进而爱上传统。”叶锦添说。

寻找适合的方式 讲述中国之美

在从事设计的过程中,叶锦添发现,很多西方人并不了解真正的中国,认识存在偏见。我们究竟应该怎样讲述自己的文化?叶锦添不断思索:“要运用有特色的话语体系,把中国之美讲出来并让他们看见。”

其实,早在参与电影《卧虎藏龙》时,叶锦添已然在遵循这样的理念。影片的美术设计摒弃艳俗复杂的元素,古城墙、竹林、灰瓦等元

不用焖的焖子

杨阳

北风刮起来的时候,也正是吃红薯的好时候。大街上、小巷里,烤红薯的香味总是让人忍不住慢下了脚步。

在北方,除了直接烤,红薯还有更精细一点的街头吃法——焖子。

一个南方人,很容易被它这“烹饪方法变食品名称”的名字勾起好奇心而第一次尝试。站在小食摊前,只见老板不慌不忙,将一块半透明的、颤颤悠悠的白灰色粉块,轻轻摊放到油光锃亮的平底锅里,任它慢慢煎着。然后就去忙着刷烤冷面的酱料。等他吧烤冷面这套弄完,就给粉块翻个面。如此反复。两三拨烤冷面的客人都打发了,粉块的几个面才都煎烤焦黄了。这时,老板用小铲把它轻轻铲到小碟子里,浇上调料递给我。

也许是等了太久,也许是它确实鲜美,初尝焖子,真是格外鲜香四溢,外酥里嫩,熨帖人的唇齿。老板调的料里,有蒜香味,有微微的甜夹在芝麻酱里,这复合的味道和谐相调,沾裹在焖子外面那层格外酥香的壳上,也润到它滑嫩弹牙的内心,食之难忘。

可是,美味归美味,我始终没看见老板焖任何东西。难道,红薯粉块——那半透明的白灰色粉块,是焖出来的?问起同行的大连朋友,她也是一愣,说,她们在家也常做焖子来吃,好像整个过程也不用焖。

焖子用粗制红薯淀粉做原料。把这种带颗粒的干淀粉提前一天泡好、泡透。做的时候把已经沉淀的淀粉搅拌均匀,中间加点儿生抽、盐、

胡椒粉。

在锅中放入适量的水,等水烧开后就倒入淀粉浆。保持中火,边加热边搅拌——不停地搅拌,越搅越稠,中间会出现些半透明的块状物。等块状物越来越多,成了半透明的块和糊的混合物就可以关火了。

取一个大一点的汤盘,抹一层防粘的油,把这个混合物放进里面,抹平。晾凉后就可以切来做焖子了。

煎焖子很需要耐心。在煎锅里倒入少量油,将凉透的焖子方块均匀铺开,用小火细细煎,直到四面都呈出诱人的焦黄色嘎巴为止。好吃的焖子一定是要有嘎巴的(北方管酥壳叫嘎巴),外脆里嫩的口感就来自这细细地煎的过程。

焖子煎好了,调料更是关键。因为焖子本身没有什么味道,需要调料来唤醒它的美妙。

北方人毫不犹豫地拿来了他们热爱的芝麻酱。取一个小碗,加入芝麻酱,分次加入温开水把芝麻酱澱开,然后调上生抽、醋、虾酱、辣椒油和一点点糖。把和好的调料浇在刚出锅的焖子上,再淋上两勺蒜水,就可以了。

从头到尾,焖子都不用焖。那为什么叫焖子?——酱香扑鼻、蒜香浓郁、虾酱诱人,不管了,先吃完再想吧!

细究起来,焖子虽然有禹州、大连、天津、烟台等地各种“门派”的不同,但做法大抵相同。在大连,海鲜焖子是道招牌菜,把海参、鲜虾等高档食材做成浇头浇在焖子上。这种“土货”和“海货”的鲜味碰撞,当然是不同于街头小炉边的细细煎烤。但是走在吹着寒风的街巷里,最让人期盼和想念的,还是遇上那简简单单的细煎焖子。



相伴

周友斌 摄

“剧本杀”健康发展 也要有一个好“剧本”

乔杉

随着“剧本杀”的风靡,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沉浸于这种“社交+游戏”的体验之中。现在的“剧本杀”已经不限于案件推理,而是发展为玩家通过文字剧本或其他信息载体来实时角色演绎的游戏,形成了推理本、欢乐本、阵营本、机制本、情感本、恐怖本、演绎本、沉浸本等多种剧本类型。这一新兴市场的快速扩张,也伴生了入门门槛过低、审核把关缺失、版权保护不足等行业乱象,争议热度居高不下。

任何一种流行现象的开启都不是无缘无故的,“剧本杀”是一种社交游戏,需要参与者具有一

定的分析研判、逻辑推理、表达沟通乃至表演能力,满足了现代人休闲娱乐、社交互动、展现智商、体现存在等多方面的需求。如果运作得好的话,具有线上线下双向发展可能。一定意义上讲,现在流行的“元宇宙”,就为“剧本杀”打开了一个想象的空间。这个市场的爆发力,乃至对相关行业的改造,将是十分惊人的。

在看到市场一片火红的同时,也不要忽视行业乱象。从大的方向上讲,主要有安全问题和版权问题。在安全上,既有防火防疫等问题,也有剧本涉黄涉暴的问题。在版权上,剧本是消耗品,再

好的剧本,玩家也只玩一次。由于生产能力和生产成本问题,导致“现在市场上抄袭现象严重”,版权问题得不到应有的重视。

顾名思义,“剧本杀”是建立在剧本基础上的,可谓“得剧本者得天下”。反过来讲,“剧本杀”要健康可持续发展,本身何尝不需要有一个好“剧本”?如果组扣不从一开始就扣好,则会产生一系列问题,甚至危及行业发展。比如说,在安全问题上,无论是消防安全还是疫情防控,都不能有丝毫大意;而在版权问题上,如果长期得不到重视,则很难吸引优质作者,随着产权保护网越织越密,更

会因为抄近路、走小路而导致无路可走。

这就迫切需要一个好剧本来指引行业发展。要知道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应该优先发展什么、如何去优先发展,尤其是在一些原则问题上,要把底线、红线划出来。约束是最好的保护,规范是最大的鼓励。就拿剧本来说,只要行业把版权意识牢记于心,舍得在内容上投入,就一定能吸引高质量作者加入。作家丁力就认为,“剧本杀”让文学从虚拟回到现实,使读者能亲身“实践”与“体验”小说和剧本中的人物,成为身临其境的参与者,甚至是创作者。

大量作家加入到“剧本杀”行业,从而开辟文学的又一个新战场,并非没有这个可能。

总之,“剧本杀”需要好剧本支撑,“剧本杀”健康发展也要有一个好“剧本”。期待这个行业从一开始就能走对路,更期待“剧本杀”能为文学创作探路,给当前文学创作带来一个新的可能。

